

書名 新鐫批評繡像桃花影快史十二回  
 清刊本  
 撰者 清 徐震 撰  
 卷 冊三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98  
 編號 D8666000

# 冊三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6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9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鐫批評繡像桃花影快史十二回 清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第

新鐫批評繡像桃花影快史

小書生鑿壁窺雲雨

攜李煙水散

編次

元坐騰々非困酒一段癡情閒台探曾把

琴月下彈卓文君新寡否怎不隨儂成

偶空想蠻腰与素口十五盈々何處

若得巫山夢裏雲並香肩携玉手勝似

珂杏苑走

右調天仙子

第一回



双紅堂

小説

98 (3)





K 2029

第七回看黃花夜雨談心

印

畫靜幸窓。婁雨夜闌繞砌。哀蛩孤涼。思有

客途中。謾道悲秋。唯宋利鎖名韁。難卸

機心。痴念無窮。何如高枕伴長松。不作紅

塵虛夢。

右調西江月

這首詞是說那為客的。聽着雨響蛩吟。未免有

悲秋之念。至如人在客邊。不為名。即為利。所以

機心難撇。反不如隱在丘園。粗茶淡飯。倒覓自



第七回



初。在清間說話的。為何表此數句。只因玉卿美色。深功名事。早不妨在熱開場中。畧講幾句。清涼說話。傳中再表鹿鳴宴後。玉卿將欲榮歸。因為半痴僧。曾訂在九月十三。燕子磯相會。雖則過期。亦不可不去尋他。遂催了牲口。出城前去。離那燕子磯。尚隔數里。忽聞路旁有人高聲喚道。魏春元。貧僧在此等候多時了。玉卿抬頭一看。原來就是半痴。急忙跨下馬來。向前相見。半痴道。貧衲自重陽以後。便在燕磯寺。等。想必誤

事。多是以來。遲麼。玉卿道。愆期之罪。誠如何。論。只許老師。滴別許久。塗次不能聲談。奈何。半知道。此去三里。一羊氏廢圃。間得有菊花甚開。意欲同君一訪。并向爐頭沽酒。以作竟夜之談。不識君意。以為可否。玉卿笑道。黃花相對。知己談心。誠快事也。何不可之有。遂聯轡而行。須臾已至羊圃。剗及門。疎雨驟至。玉卿道。此即賓主。所謂。薛廩成契。冒雨相邀。不意今日。我輩有此韻事。半痴笑道。恨無柴桑主人。以酒同醉。空使



我兩。即見南山及進內。一觀果見紫白紅黃。將及百種。俱是枝葉鮮妍。高有數尺。其名色甚多。不能盡記。單數那最妙的幾種。却是。

金寶相

銀寶相

黃雀翎

白雀翎

瓜子白

狀元紅

粉褒姒

金盞銀台

錦西施

白綉毬

玫瑰紫

紅芍藥

白嫦娥

醉楊

合瓣粉西施

原來雖是廢圃。尚存書館數間。有一姓傳的。借

居在側。所以培植澆灌。有此名花。玉卿一一看

畢。贊賞不絕。那姓傳的。詢知是新科舉人。連忙

邀入草堂。玉卿看那壁上。曾有許多遊人看菊。

題咏詩詞。逐細看過。也有做得工緻的。也有

勉強室抹的。直至後邊。又有楷書一首道。

幽香習習。藹蘿東。初出名姿。屬化工。

解珮孰酬。傾國咲。晚煙空。惜傲霜容。

携來茗椀。宜清賞。咏入騷詞。豈俗同。

元亮不逢。誰是主。至今尤自恨。西風。



重陽後四日。姑蘇王氏婉娘題。  
玉卿念了一遍。不勝愛賞。又朗吟的。噫了數次。  
看到後邊落款。是姑蘇王氏婉娘。咲向半癡道。  
此詩清新婉麗。幽怨無窮。雖是易安草創。淑真  
潤色。不過是也。心下又默然轉道。与我前日所  
遇簾內美媛。名姓相同。設或是他。為何又寫姑  
蘇人氏。正在沉吟。半癡微笑的咲道。此乃即君  
自失良期。何必躊躇不定。玉卿不解其意。轉覓  
狐疑。時已天色將晚。只見那姓傅的。站了一盞

酒。買了些鮮肴素物。走進門來。原來是半癡孺  
付他置辦的。當夜疎々小雨。兩個對坐。意下把  
杯徐酌。剪燭細談。初時只說些名山勝水。以至  
騷人墨客之事。將及夜分。半癡又提起看詩。咲  
對玉卿道。聞得咏菊之人。与君已曾會過了。玉  
卿愕然道。其實不解其故。萬望老師明白指示。  
半癡道。此女之父。原是蘓州。与貧苦亦是至契。  
因為遷徙到京。在十五歲上。招贅本城倪雲為  
婿。成親半載。雲即暴亡。今已守寡二年。只与老



母作伴。其容色艷嚴。足下已經目覩。不待細言。然我所以約在十三日。燕磯相會者。預知與女必以是日到此看菊。故欲引君一會。以就良緣。不料君竟不來。却非貧衲之故。玉卿跌脚。悔恨。又再四問道。不知還能相會。老師可以撮成其事否。半痴道。那日看花。曾落卞玉釵一股。却被貧僧拾得。今以付君。可製一情詞。并那玉釵。着人送去。看他怎生回荅。則事之成否。便可決矣。就在袖中取出釵兒。付与玉卿。玉卿珍若至

寶。慌忙藏過。又復斟酒。各飲數杯。半痴道。今世姻緣。皆由前生註定。不要說夫妻之事。就如貧衲與君今日相會。亦非偶然。只因卽君前世造福。所以累世良偶。我不過就中指說。豈敢以淫邪相誘。只是他日功名既成。亦宜急流勇退。那做官的。譬如泛海。不至覆溺。能有幾個。況且白日易去。青春不再。人生世間。總是一場大夢。何苦把那富貴。縈心。恩愛牽惹。以致無了無休。後有一個出頭日子。故貧的今夜與君一晤之後。



便把慈網跳出。再不向閻浮世界另尋生活。九洲五嶽從此逝矣。話畢時已遠。寺鐘殘。城樓鼓絕。遂向草榻和衣假寐。少頃起來。就與玉卿作別。問以後期來。痴搖首道。後會未定。難以輕約。即加鞭飛馬而去。玉卿亦急急入城。回至寓所。只見花氏甚有不悅之色。再三咲問道。賢卿為何煩惱。花氏只是不係玉卿。道我昨夜自與故人看菊。秉燭談心。你道大非疑我。又在煙花墜裡另尋樂處。所以見怪。惹花氏道。那裏有個故人。

別了。相遇憑你自說。我只是不信。玉卿又陪了許多咲臉。方纔回。嗔變喜。又捉空做下一詩。并把玉釵封固。竟看褚貴投遞。不題。却說王氏婉娘寡居二載。雖則玉潔冰清。未免春抱恨。自那日。立在簾櫳。看見玉卿走過。真有張緒風流。何即粉面。怎奈四目相視。半語難通。既不識卿。貫姓名。又安能傳情寄意。自此曉夜相思。懶成病。其母馬氏多方寬慰。又勸他九月十三親到羊圃看菊。及見了端籬秋色。婉娘心下愈寬。







是此生也。原來就是松江魏琰前見試錄已曾  
 申在二十七名。天幸那股叙兒落在此生之手。  
 據孩兒鄙意欲于今夜就要約他相會。以訂終  
 身。未卜母親主意若何。馬氏見他病得骨瘦伶  
 仃。十分憐愛。便即一口許允。婉娘取過文房四  
 寶。援筆寫道。

來札殷々足承雅愛。第妾卧病不能備述愁  
 衷。更祈移玉。晚間即至寒居。妾當焚香以候。  
 慎勿虛却。半牕明月。外呈小詩一絕。幸恕草

草

未必即心真念妾。可知妾病為思。即

枕邊不及多題恨。紙上聊傳泪幾行。

原來外邊的就是褚貴。接了回書。急忙回寓。遞

与玉卿。玉卿折開一看。心中大喜。已。等。到。日

斜。留。着。褚。貴。在。寓。託。以。他。故。辭。了。兒。氏。獨。自。揚

鞭。跨。馬。而。去。到。了。那。邊。自。有。秀。童。接。引。進。內。婉

娘。聞。得。玉。卿。已。到。飛。步。出。迎。相。見。之。際。如。拾。至

寶。馬。氏。料。想。不。能。無。事。吃。完。晚。飯。先。向。房。內。自



去睡了。玉卿坐在床上。畧畧。詳了幾句。便把婉娘一把樓在懷內。細看丰龐。果是十分瘦減。然膩臉。暈霞。越是美嚴。又伸手摸那東西。酥潤光肥。真是牝戶珍寶。遂即鬆開。扭扣卸下。衣裙將欲上床。先將火燭吹滅。只是牝戶甚小。陽具甚是粗大。乍合之際。急功不能聳入。雖以淫沫塗潤。終竟緊澀難容。直待摩弄移時。總見其丰然。婉娘已顰首皺眉。忙以隻手推住。道。即無再進。只此足矣。玉卿不得已。畧為抽送。將有百餘。婉

娘道。肉中稍菴。停痛。何不再進其半。玉卿遂直聳至根。來往甚驟。婉娘又菴不堪。哀聲喚道。願姑徐。即無苦我。玉卿乃緩。而進。又有五百餘。抽。婉娘乃有咲散。又低。喚道。妾已興至。任即馳驟。無所懼矣。玉卿亦菴興狂。難過。乃盡根抽頂。往來甚急。如此者。又有二千餘。抽。婉娘怡然而咲。雙股加。湊起。又低。喚道。妾雖之結禱。半載。然當雲雨之際。長止五寸。抽止數百。那知即君竟有如此之妙。使妾身体飄。如在雲霧。



若不暫停。妾其死矣。玉卿乃以隻手摩弄酥乳。復以婉娘唾沫。燕進口中。稍停半响。仍又緊。抽送。直至三換羅巾。方總畢事。自後日夕邀歡。一住五日。不限防。隔壁有一開酒店的。叫做馮美成。對門有一個破落戶。叫做嚴七。俱是酗酒。宿娼。地方奸棍。平日窺見婉娘姿色。守寡經年。都有垂涎之意。不時立在門前探頭探腦。故意把那風月說話。彼此亂嚼。有時又買幾件香袋。汗巾。誘那秀童。送進。意欲打動婉娘。與他。通。

來往。那知婉娘知香識臭。愛慕風流。怎肯把這世蠢頭。顯喬嘴臉。放在心上。所以二人俱蓄怨恨。正欲尋事中傷。值湊玉卿留意。數日。牆早室。淺早。被那馮美成探知。消耗急忙。報與嚴七。嚴七道。既有此事。須要多喚幾個弟兄。日夜守住門首。等他出來。一把拏住。若肯私和。也便把休說。或不識時務。即忙捉到官司。便可以喪書。那婆娘的體面了。馮美成大喜道。有理有理。登時就去報與賣狗肉的丘二。做丘八的阮三。又有



一個做皮匠的。願一。卽俱是些沒體面的閑漢。分頭守把。日夜等候。還虧內中有一計。向高。常把那秀童刮屁股的。便將殺息。暗告秀童。秀童慌忙進內。報知玉卿。玉卿驚得面色如灰。慌張無措。倒是婉娘。畧無憂色。坦然道。卽君請自放心。諒那隣里無有捉姦之理。等至三朝五日。不見蹤影。自然散去。那時便可以從容面寓了。玉卿見說也。卽安心住下。只有褚貴在寓。一連等了數日。不見家主回來。心下着忙。急上走去。

探聽消息。恰好遇着秀童。秀童便把鄰近知風。等候捉姦的事。話了一遍。褚貴驚呆了半晌。只得回寓。報与花氏。花氏大驚道。既有此事。教我怎麼處。又氣又恨。道。這是自己尋出來的。也与別人無涉。等他受些磨難。方肯轉頭。又進房。躊躇了一會。走出來。道。我家官人。只在早晚回來。不如等他到家。再作計議。不料丘慕南杳無歸信。那世間。漢一傳。兩上傳。三日多一日。倏忽間。一住月餘。已是十二月望後。褚貴逐日捱望。無



計可施。忽一日遇着舉人史維翰。是本地人。與玉鄉同榜。又是年齒彷彿。所以氣誼相投。往來會敘。曾經數次。那一日忽見褚貴。即時慌忙問道。你家相公。聞得祭旅已久。爾還是回去。又來的麼。褚貴就把前事一一告稟。史舉人道。原來却有這個緣故。為何不來。早對我說。就帶褚貴到家。喚取童僕二十餘人。一徑直到王民門前。史舉人走進客座。高聲喚道。魏年兄。小弟在此。快些出來。一會玉鄉只認得是那班光棍。趕進

來。寒戰。伸頭一望。却是史維翰。忙與婉娘揮泪作別。趕走出來。史舉人一見。推上牲口。遂一開而出。那班光棍曉得是本城史鄉官。眼睜。不敢動手。各自沒一而散。再說史舉人直留玉鄉到家。正色勸勉道。年兄前程萬里。為何不自貴。重至此。豈不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怎把身軀。置在險地。今年近歲。逼不如留在敝居。以待新正。一同北上。兄意可否。玉鄉滿面惶恐。殷致謝道。小弟深悔不能老成。致有此事。然非



年兒錯愛。幾為奸棍所辱。今已公車日迫。歸亦無益。就此留在敝寓。若得新春。隨轅北路。尤為生幸。史舉人急忙置脩酒肴。直留玉卿飲至更餘。方令人掌灯送到寓所。花氏一見。雖有十分憐愛。未免帶着二分惱意。遂絮叨之的面叱了一頓。是年丘慕南竟不回家。兩個倒像夫婦一般。變了的過了除夕。到得正月初三。史維翰便來相約。遂令褚貴收拾行李。擇日起程。花氏含洎相送。幾番可憐。回來必須再會。真御點頭。

唯以而別。不知春試便能聯捷否。要知後來端的。下回便見。

此一回相遇。奇緣添出。半痴僧一般指引。

尤覺奇妙。不違自願。惜。

姑娘詩才妙絕。夫非下氏。瑞煙祈此。

半痴既把良緣指說。又把起程說話提醒。

交番做人。極是圓活。所謂和佛心腸。大都

話說如此。故自開方。須有其呈本。府發在縣中。

客問。惟恐出。來露。觀心。不十分。裏。權。要。與。玉。卿。







商議。怎奈前後門俱被卞須有。着人緊守。定  
日夜驚惶。只與非雲相對而泣。非雲道。都是孩  
兒寫了這封書。惹起禍來。貽累母親。二娘道。  
還是我做娘的。持身不正。致有今日。正在自嗟  
自怨。忽見蘭英進來報說。外邊人紛紛喧沸道。  
是魏家前門封鎖。連夜下船。躲避別處去了。非  
雲聞了。這個消息。便有恹容道。魏郎真好薄倖  
也。既要避去。難道通不得一個信兒。二娘道。正  
在是非騰起。怎好通信。況且此行。真是出于無

奈也。不要錯怪了他。又捱了數日。忽傳卞須有  
被李縣尊責了十板。事已湊息。方把那鬼胎放  
下。然以玉卿畧無消耗。未知曾去應試否。還是  
避在別處。娘兒兩個。終日咨嗟。又苦被那族中  
子侄。爭短爭長。分田奪屋。終日炒鬧不息。那卞  
須有。自被李縣尊責斷之後。又羞又憤。數日不  
敢出門。忽見千敬山。走至。氣憤了道。一樁好事。  
却被那瘟官弄壞。難道吾兒。就是這樣罷了。不  
成。卞須有道。我也仔細思想。別無計策。可以出



我這口毒氣。意欲把那不長進的小姪女。尋一  
頭腦嫁了。出去。然後與那老淫婦。慢。笑。帳。你  
道此計。何如。千敬山拍手大笑道。極妙。極妙。若  
不肥。令姪女嫁出。只怕小魏試後回來。依舊原  
意。走動。不如嫁了。出去。倒省是非。近聞戈士雲  
翁。乃即斷。偶急欲續娶一位。亦若老兒生婚。小  
弟作伐。成了這頭親事。尊意若何。未湏有道老  
兄見教。極為有理。只是聘金禮物。俱限送到。敝  
店。行聘之後。就要擇告成。親煩。他。恩。惠。就。去。

弟轉等回話。只見千敬山去不多時。笑嘻嘻的  
就來回。復道。小弟走去。恰值戈士雲橋梓俱在  
家裡。說起親事。一口許諾。明後日是黃道吉日。  
就要打點。行聘。老兄這裡也湏為為在備。卜湏  
有滿心。歡喜。就。整。治。夜。飯。請。了。千。敬。山。過。得。一  
日。那。戈。士。雲。便。把。聘。禮。送。過。茶。棗。聘。儀。甚。覺。輕。  
菲。卜湏有也。不討論。畧。了。回。些。禮。物。話。休。絮。絮。  
又。過。了。數。日。卜湏有。喚。那。張。秀。分。付。道。你。家。姑。  
娘。我。已。做。主。許。了。戈。相。公。之。子。戈。子。虛。前。日。已。



經行聘。只在八月初五。就要做親了。你可回來。  
為我話明。與其在家與人私下成交。不如明公  
正氣嫁了。出去。還是美事。湏不是我做阿叔的。  
又要害他張秀得了。這個消息。三脚两步。急  
回去報知二娘。二娘聽罷。氣得手脚冰冷。便把  
木頭。有千烏龜。萬烏龜。一頭。罵一頭。蹄天拍地。  
大哭起來。足足哭了一個時辰。乃向非雲道。開  
將戈家。亦是舊族。今已行聘。怎肯干休。既被那  
天誅地滅的。美成團套。吾兒上意。還是如何非

雲。泪如雨點。嗚咽不能出聲。又停了一會。方纔  
答道。有死而已。決不從也。既而進房。哭向蘭英  
道。我之心事。惟汝悉知。自與魏郎一見。便以終  
身相許。不料天不從人。頓遭禍變。豈唯姐好難  
諧。竟使名居姦媾。然而忍恥偷生者。還欲與魏  
郎一會耳。今又忽遭此事。料難再延殘喘。然薄  
命之軀。死亦無恨。所恨者。唯是前夜與魏郎相  
會之時。再三堅拒。不肯順從。其意此心。耿耿未  
免有遺憾耳。遂命蘭英。取出金牋一幅。題五言



古体詩一首。留与玉卿。備述始初相會。以至决  
絕之意。其詩道。

妾本綠窓女。

自幼嗜詞章。

未知惜明月。

詎嫌春日長。

况君處西室。

妾家在東牆。

何意一相見。

使妾心暗傷。

羨君安玠貌。

羨君錦綉腸。

願為箕箒妾。

終身奉燕嘗。

寸心誠已許。

尺素始以將。

君迺忽遺世。

羣醜竟飛殃。

豈惟妾名毀。

坐作参与商。

相見竟無期。

相思各一方。

池上有並蒂。

憐彼菫昔香。

不如鳳凰鳥。

雲路雙翱翔。

既為君所悞。

攬竟徒悲涼。

妾心匪比石。

妾志凌秋霜。

齋恨沒泉路。

所以酬恩光。

天繫如肯薦。

為妾一涕滂。



非雲寫畢細緘封付與蘭英道如魏郎一來即宜以此見付至此一室苦恨還要仗汝細說蘭英勸慰道姑娘暫省愁煩且再從容兩月慢慢的另為商議不覺光陰迅速忽又是八月初三非雲泪流滿面泣向蘭英道如今一死再遲不得了只是我死之後汝若奉侍二娘晨昏定省須要與我一般則我雖死亦瞑目于泉下矣若那魏郎試後回來我前日叮嚀的說話切須牢記在心為我一一致意蘭英只管點頭哀咽

不能惜語遂抱頭相向而哭忽值二娘趨步至房連敲喚道我兒且不要哭壞了身子那魏郎已到南京特着使人寄得一封書信在此非雲忙以羅袖拭乾隻眼取書拆開從頭至尾念了一遍喟然嘆息道好個自在的話兒若使捷後回來只怕要索我於北印山上了便向蘭英道若那寄書的還在外邊你可請他進來坐在屏外等我要還細細的問他原來丘慕南到一日就把書信投遞看見蘭英出來相請便即隨



沒走入非雲。立在屏後。响的問道。請問尊客  
貴居。還是本郡。還是金陵。怎得與玉卿相會。重  
煩寄來。丘慕南便把自己住居。并玉卿借寓。以  
至到松買布。前後緣由。備述一遍。非雲嘆息道。  
原來與魏郎亦是萍水相逢。暫有賓主之誼。縱  
把苦情相告。也是枉費唇舌。正在俯首沉吟。丘  
慕南亦啓口問道。不知宅上與魏相公。是何至  
戚。有何事情。不妨細說。非雲便向蘭英道。這件  
事。教我怎好啓齒。你可為我宛轉代言。讓或有

甚救搭之處。也是一條生路。蘭英遂即出告慕  
南道。我家姑娘當先相公在日。曾與魏宅指腹  
為姻。只因魏相公二親早替。所以蹉跎下來。未  
曾行聘。不料前月赴試之後。突出族中。有一卜  
須有。又把姑娘許了戈家。行聘已過。只在初五  
就要成親。我家姑娘不肯變易前盟。只在早晚  
要尋死路。妾家主母。又俱是女流之輩。無計可  
施。特蒙尊長寄書。輒敢相求。商議。慕南聽畢。雙  
眼睜圓。拍案大怒道。天下有此禽獸之輩。他若



遇我丘慕南。即碎割其肴。不足以洩我之憤。頗  
乞小娘子致意姑娘。不消憂慮。我有一個妙計。  
在此。頂先催下一船。併喚齊男。士數十。等待親  
迎。那一夜。上了轎時。便蜂擁而出。抬了轎兒。兼  
把小娘子一併。劫入舟中。連夜開至姑蘇。一路  
進京。就在敝居與魏。即諧了花燭。此計何如。非  
雲謝道。多承君子伏羲相扶。賤妾感恩不朽。只  
怕一路行去。男女之間。嫌疑不便。慕南道。這也  
應得極是。只是我丘慕南。一片俠腸。從來見了

不平之事。便要拔刀相助。況與玉卿。雖則傾蓋  
之交。已是忘形。爾汝。既是他的宅眷。又蒙問及  
怎敢剖腹被裏。從與不從。一上尊意。非雲猶遲  
疑未答。二娘泣道。天幸此人至此。想是兒與魏  
即姻緣未斷。今事已急矣。不必狐疑。還是從了  
此計。為上。蘭英便傳命。道家主母。託妾多致  
謝。君子悉憑裁酌而行。只是臨期。不要相悞。容  
與魏相公見。後便畚厚報。慕南應了一聲。急忙  
趨出。回至寓中。取銀數兩。就買了一幅猪羊。又



買了十罈好酒。并魚蟹蔬菜之物。乃對房主道。小弟雖在客邊。那些同鄉親友。潤別一久。也要屈叙一談。特借尊廚。代為整理。原來染布店中。那些染匠。都是南京人氏。所以慕南。備了酒席。一呼而至。就有四十餘人。酒至半酣。告以劫親一事。無不磨拳擦掌。欣然應諾。次日早起。只催下了一隻大貨船。那船戶叫做顧四弟兄兩個。俱是吳江人氏。因與慕南原是相知的。船戶所以特地催他。議定初五日晚間開船。慕南收拾

整備。專待臨期行事。到了初五吉日。戈士雲家那娶親雜項。一應完備。一簇人。點了幾盞。招一頂簇新花轎。又有數把小轎。內有提香爐的。擎燈籠的。提紗燈的。拖彩旗的。戈子虛載一頂皂巾。穿一件藍衫。騎了一匹馬。揚了得意。准備親迎新入洞房。花燭笙笛鼓樂。鬧了熱氣。喧嚷。的一路吹打。真行到下家門首。那卞非雲聽得鼓樂喧沸。便把二娘抱住。放聲大哭。二娘一頭哭。一頭呵囁。路上小心。若見魏郎。千萬奇個



信兒回報。蘭英也向二娘哭別。直到二更方纔上轎。那丘慕南領着衆人。在那路旁等久。便大喊一聲道。你們是那裡迎親來的。衆人道。我們是下二娘家迎親來的。慕南聽說。衣家便把戈子虛扯下馬來。提起拳頭一頓就打。那些衆人已捨了花轎。遠去的抬去了。慕南看見轎去已遠。便把戈子虛放起。如飛的一直走到船邊。忙喚婆姨扶出。非雲下了船去。衆人把那花轎搬。慕南各各自散去。那些娶親的昏天暗地。

不出是何來由。戈子虛打得遍体青腫。扒起身來尋那千敬山。已不知逃往何處。只得一溜烟跑到家裡。報知戈士雲不題。只說丘慕南下得船時。顧四已是心照。急了掛帆開去。次日就到。了吳江。慕南上岸買辦。食用什物。就要下船。劈頭正與仇人相遇。那仇人是誰。原來蘇州有一緝捕光棍。叫做尤維章。曾在一月前領了都院。要下吳縣的一張捕盜批文。直到省下緝獲一個巨盜。叫做林梅。那林梅有一族弟名與士。



賢家資鉅萬。尤繼章因為林梅不能緝獲。便着  
在士賢身上思量。起發注一大財。那士賢果然  
慌了。講了二伯。兩個公事將要交銀。却來馬  
丘慕南商議。慕南搖首道。這個怎麼使得。為者  
自為不為者。自不為。你出了這二百兩。還是小  
事。只怕以沒便要源了。而來分明犯一個盜字。  
項在頭上。憑你天大家私。都要被他家荒了。不  
若等我翻轉臉皮。和他講論。看他怎麼樣。要得  
你的。遂把尤繼章一頓發揮。繼章不能甘服。兩

個就要爭起來。怎當慕南既在本地。又且揮金  
如土。那幫朋友沒有一個不來幫助。竟把一班  
捕役打得一個不亦樂乎。尤繼章十分痛恨。就  
把丘慕南告在者院。都院依旧發在吳縣審明。  
解振那尤繼章聞得丘慕南不時要到松江販  
布。因在吳江道候。不料那一日。刮了相逢。狹路  
慕南曉得前事。報復便大呼道。蘭英姐。你若見  
了魏相公。說我被蘇州捉捕。尤繼章誣害。掣解  
吳縣去了。話說未畢。竟被尤繼章一根藤索縛



了。下船。顧四看見勢頭不好。急忙撥轉船頭。反  
向小港搖進。非雲听得丘墓南被人拏去。登時  
放聲號哭。顧四急了。搖手道。不要哭響。倘或岸  
上有人听得。反為不美。幸喜我們住居就在前  
面。不若今晚。杯在我家。與我母親計議。或到京  
裡。或到松江。等我母親伏侍前去。大娘子便可  
以放心了。非雲所說。只得忍泪吞聲。不移時。果  
然就到。惟有草屋三間。前後並無隣舍。非雲心  
下轉。竟驚慌。只見屋中走出一個婆子。來。五尺

多長。滿頭白髮。見了非雲。大驚道。好一位觀音  
菩薩。怎麼到我這個荒村所在。便把非雲扶進  
草房。非雲兩泊交流。細將前事告訴一遍。那老  
嫗听了。也不勝嘆息。忽見那顧四。急忙喚那  
老嫗進去。附着耳朵。唧唧。話了一會。老嫗  
只。音。搖頭。顧四便含怒意向那老嫗。面上啐了  
一聲。便叫兄弟。顧五。買酒買肉。整理夜飯。非雲  
只與蘭英含泪相向。就是湯水也呷不下一口。  
將到黃昏時分。顧四顧五一齊走在船內收拾。



老嫗悄悄的尚非雲道二位娘子不如再到前  
邊過夜不要住在我家罷非雲看見老嫗不  
留便鳴了咽了啼哭起來老嫗連忙搖手指那外  
邊道我那兩個天殺的不怀好意真是活強盜  
活賊頭不如等我開了後門放出二位娘子走  
了去罷非雲赫得竟不附体遂與蘭英謝了老  
嫗急了出門遙望前邊樹林裡面露出燈光一  
步一跌飛奔前去雖則經過了幾處人家怎好  
駁門借宿泣謂蘭英道我與尔俱是少年女子

在此荒郊曠野終要被人汗辱與其受辱而死  
不如跳在江心倒斃乾淨只是我之一死原是  
註定的了貽害及汝使我萬子不忍蘭英哭道  
倒了這個所在也願不淨性命了只是悉吓娘  
娘罷遂趨到江邊同去赴水畢竟二人生死若  
倒且見下回便見分解







霄又道是。

十年窓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

且把卞非雲按下不題。再說魏玉卿。因為春闈已近。只得辭別花氏。同了史維翰。即日起身。此上在路。夜宿曉行。不必細話。忽一日。將到申牌時分。已是天津地方。剝了歇了驢兒。進入客店。只見一個清秀小童。約有十二三歲。正向外邊走進店來。玉卿舉目看時。但見那小童肌清骨秀。面白唇紅。生得十分標致。便向店家問道。這

個小廝。像是與邊人為何。得在此處。店家道。寒不相。賤原是直隸長洲人氏。姓孟。名喚閑哥。數月前。有一松江廬客。人却在漢口帶來的。不料廬生忽然害病身亡。那送終物件。俱是小店置辦。因此同來的朋友。就把閑哥留下抵償。倘若相公心裡愛他。情願賣與相公。進京使用。玉卿大喜。便問多少身價。店主道。據那廬客人原費。身價三十餘金。後來抵在小店。只出得二十一兩。若是相公果然中意。悉憑見賜罷了。玉卿就



把二十兩細線付與店主。閔哥即便歡喜。隨着玉卿。不一日到了京師。與史維翰同賃了一所客寓。俄而三場畢。沒玉卿文字。甚覺得意。只是夜闌人靜。離緒蒙懷。正在低頭嘆息。忽值閔哥烹茶捧進。原來玉卿酷愛女色。至于龍陽。原不十分着念。當夜熬不過。旅邸淒涼。便喚閔哥上床同眠。那閔哥又是久慣。會家連忙。解了衣服。笑嘻嘻的。趨進被窩。玉卿便把雙股板住。聳進孽根。抽弄移時。竟道了內緊。暖地。那婦人

更竟有趣。閔哥故意呻吟不絕。佯作疼痛。難禁之狀。又一連抽了二千。將至三鼓。方纔罷事。自後每夜同卧。不消細述。候至揭曉。得中二百七十一名進士。那史維翰竟遭點額。連聲嗟嘆。便與玉卿作別道。年兄今日是天上人了。小弟意興索然。只在明早就策寒出都矣。玉卿慌忙置酒。祖道。又把十金為贈。史維翰獨自一個帶領僕從。快馬回去。不題。只說玉卿到了三月初五。殿試之辰。列在三甲二十八名。選授浙江的杭



州府錢塘縣知縣等得瓊林宴過謝了房考座  
師便由旧路直抵南京將至丘家門首先着褚  
貴進去通報花氏忙喚侍婢接入中堂相見只  
是玉容消瘦泪痕滿腮玉卿驚問其故花氏道  
拙夫自從那日出往貴郡生理將及一載音信  
杳然連夜夢竟顛倒想心多凶少言又見試錄  
深喜即君已得高中只恐貴人多事未必再來  
相會是以無限愁煩不覺憔悴至此玉卿再三  
寬慰道芳卿不消憂慮俟鄙人一到搬卸便知

分曉是夜雨個如魚遇水免不得重整舊歡正  
所謂新娶不如遠歸雲雨之間十分恩愛到了  
次日玉卿悄然獨去探那婉娘消息只見濩廉  
封鎖不知去向那左右隣居都是嚴七一黨難  
以啟問惆悵而回正崔護所謂

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旧咲春風  
玉卿一連住了數日因為上任限期已促遂與  
花氏含泪話別星夜赶到姑蘇鄭老夫婦滿面  
堆咲遠來迎接當夜就叫一班絕妙的崑腔戲



子開筵款待。滿座賓朋。無不慇懃趨奉。那本戲文。就是長沙太守賈誼的故事。直做到了鷄鳴。方纔席散。玉卿畧睡片時。急忙起身梳洗。留著。關哥只帶了褚貴。潛近尼庵。再與了音相會。正是。雙鯉不須傳尺素。自將捷信報禪扉。却是了音自從玉卿進京科試。便把頭髮蓄養。未及一年。不覺長了數尺。梳起烏雲兩鬢。宛然是個絕色佳人。及見了卿。會試錄。脩知玉卿兩

關奏捷。每日妝艷服時。盼望那一日。忽見褚貴報進。魏爺來了。他與靜脩出門迎接。玉卿一見。又驚又喜。誰想賢卿音絲已蓄。那丰容俏嚴。又非昔日之比矣。遂携手進房。細談衷曲。了音道。自若去後。賤妾滿腹幽怨。一言難盡。惟有俚句數首。即君細看。便知賤妾別後情緒。了音卿取詩視之。已是騰寫成帖。展開一看。是七言絕句二首。其首章云。黃花凋謝已初冬。不見秦淮信一封。



副得夢魂隨月去。忽驚孤雁叫凄風。

二首存題是聞正詩

又觀第二首云。青絲雖蓄病難蘇。空抱相思向碧梧。

自攬鏡自慙玄髮影。知郎肯買玉釵無。

玉卿拍手稱賞。便把詩卷放下道。賢卿在作誠

為妙絕。只是尔我相逢。正在歡愛之際。豈可誦

世凄凉怨句。以起離怀。了音微咲道。不如此不

足以見妾思若之至也。玉卿便接近身側。雙手

抱住酥胸。粉頰相偎。做那吕字。忽值静一烹了

一壺陽羨茶。岐門送進。少頃。鬻亦來問叙片

晌。遂即同到殿上。玉卿向前。瞻礼那觀音大士。

只見蓮花座边。插着玉釵一般。釵下又有錦綉

小囊。啟囊視之。內有絕句一首道。

生成薄命倩誰憐。不把相思訴與天。

惟乞慈雲垂庇護。再逢早證玉釵緣。

玉卿看畢。心下大驚道。這殿玉釵。分明是王氏

兆花影

第九回



之物。那字蹟又極相似。為何得到這裡。便向靜  
一問道。此詩此敘。從何而至。願乞姑。細說。因  
由。靜一道。半年前。有一孀婦。婉娘。雖係蘇人。却  
是南京。遷至。每到小菴。隨喜。便把金錢。施捨。近  
用。又將此敘。捨在佛前。暗上的祝告。一回。又再  
四。呵。呼。不可遺失。竟不知。是何緣故。玉卿道。姑  
姑。可。曾。那。問。婉。娘。住。處。離。此。多。少。路。程。靜。一。用  
手指。道。向。南。一。箭。之。地。那。邊。樹。林。裡。面。就。是。他  
的。房。子。了。玉。卿。大。喜。便。把。王。氏。看。籬。籬。敘。以。至

聚散始末。細述一遍。又向靜一道。煩乞姑。就  
去。通。個。信。兒。倘。若。今。晚。得。在。寶。庵。相。會。明。日。自  
當。重。謝。靜。一。欣。然。唯。上。而。去。只。有。了。音。登。時。變  
色。玉。卿。咲。道。彼。此。相。遇。雖。有。後。先。那。愛。變。之。情。  
則。一。未。有。薄。于。婉。娘。而。能。厚。於。賢。卿。者。幸。勿。見  
怪。靜。一。去。後。不。及。半。個。時。辰。只。見。王。氏。玄。衣。素  
裳。輕。移。蓮。步。同。着。靜。一。走。進。菴。來。見。了。玉。卿。驚  
喜。泣。下。了。音。便。即。邀。入。臥。房。烹。茶。相。奉。玉。卿。從  
容。問。道。不。知。芳。卿。為。着。何。事。一。直。撒。到。姑。蘇。婉



娘道。自從那日。郎君去後。那些無懶棍徒。終日騷擾。妾與母氏。惟有忍氣吞聲。不敢輕觸一語。幸值家叔遠來。遂即移歸本藉。自謂與郎君遠屬風馬。再見無由。不料今晚。又在此菴相會。真出於大士慈悲之力也。三人自在閒話。靜一靜。脩急向厨下。整理肴饌。捧進房來。五個人一同坐定。行令猜枚。諧謔。脩至既而。飲到更闌。二尾知趣。急忙收拾盃盤。起身出去。玉卿左首挽了。婉娘右首。携着了音。上床同睡。先把了音。推倒。

捧起金蓮。急以塵柄。插進。往來馳驟。約有五六百抽。那騷水淋漓。瀉了一蓆。又一連抽。頂千數了音。四股酥軟。咲喘吁。已在極樂境界。只有婉娘在側。覓道。牝肉酥痒。異常。雖則咬緊被角。十分難忍。玉卿便把了音。放起。扒到婉娘身上。婉娘急忙伸那纖玉。指捻了塵柄。塞進牝中。上边一聳。下边一掀。一頓狂抽。將有二千之外。婉娘連聲叫喚。肉上心肝不絕。于口只因玉卿服了半痴丹。所以通宵不倦。既把婉娘。尽與。



又與了音重整旗鎗。被此綢繆雲狂雨疾。直至  
 五更方纔停罷。正是  
 即情却似魚遊水。纔到東來又向西。  
 玉卿雖竟捲急。只為歸心甚急。累寐片時。便即  
 攬衣而起。隨後婉娘了音一同起來。走到外邊。  
 三尾悄然閉戶。尚在酣寢。玉卿趣出左首廂房。  
 喚那褚貴連叫數聲。不見答應。向內看時。原來  
 褚貴不在。唯有一張空床。遂即轉身進內。只見  
 婉娘一頭走。一頭掩口而咲。又見了音隻手捲

服。咲倒在地。連聲詰問了音。便把玉卿拖到邊  
 邊望內一看。只見兩個光頭。同着消貴。精赤條  
 條。一頭睡着。原來靜一靜脩。只為半痴。不來風  
 情。又曠。湊着褚貴出外。經年亦在十分枯渴。可  
 以弄到天明。忽然睡熟。當下玉卿張見。不覺大  
 咲。夫聲。二人驚覺。曉得玉卿在外。羞慙滿面。疾  
 忙起來整理。早膳吃過。玉卿取出五兩一錠。謝  
 了靜一。就與婉娘了音作別。二姬扯住衣袂。重  
 訂後期。玉卿道。二位賢卿。不須慮憂。雖則一時



行私豈可終于草。容候回到家中。便當具聘  
相迎。一則仰伏令堂主婚。一則就煩姑。作伐。  
只要如期速至。以便成親之。後同赴任。所言訖。  
又向二尼稱謝。回轉楓橋。別了鄭家。愛泉夫婦。  
帶領山茶。閑哥。片帆。扯起。連夜直抵松江。泊船。  
在跨塘橋。塊下。就向縣中。取了十名皂快。乘着  
大橋。一班吹打。吹。唱。一路抬到門。脊。次日  
就買木頭。豎立旗竿。那此遠親。疎友。莫不覬送  
賀儀。登門求見。真個是一時顯耀。比那案首進

學。起。百倍。只是玉卿。速急回家。指望。与非雲。成  
就親事。誰想丘慕南。劫親之。沒。戈士雲。一場沒  
趣。就把下。頂。有。千敬山。併着二娘。告在蘇松兵  
道。二娘。唯恐。露出機。關。也把三人。先去控。顯本  
府。幸值。兵道。府尊。俱批。在本縣。李公。審問。李公  
曉得。根由。起在玉卿。也不拘。三娘。審埋。只把下  
頂。有。千敬山。夾了。一夾。又。是。三十。大板。着。二人  
身上。五日。一比。要。那。非雲。同。此。二人。作。獄。期。年。  
尚。未。釋放。下。二娘。自。因。被。訟。之。沒。深。悔。前。非。便



即斷酒除暈。終日燒香念佛。以浚買得春闈試錄。曉得玉卿已中進士。叫聲慙愧道。得個進士。女婿也不枉了。出醜一場。及那日。玉卿衣錦榮陽。二娘着人打听。並不見子雲消息。心下着忙。就遣張秀過來探問。玉卿失色道。我速急回家。無非為着親事。怎麼反來問我。豈不好笑。張秀便把戈士雲逼勒成親。丘慕南伏羲救奪。細細的說了一遍。玉卿驚訝道。這等說來。難道是丘慕南貧圖姿色。共騙去了不成。便着人四下尋

訪。並無踪影。玉卿切齒恨那子雲父子。進見李公。就具一張狀詞。要未追救。李公欣然應允。登時掣了四根火籤。把戈士雲父子一齊拘到。三十毛板。下在獄中。此時錢塘縣六房吏書。以至阜隸快手。俱來迎接。玉卿急忙催了一隻大號座船。整備聘儀。就着褚貴夫婦。喚齊衆人女僮。前往蘇州迎娶二位夫人。過了兩日。只見尼姑靜一。與婉娘的母親伯叔一齊。送到當晚。正值黃道吉日。大吹大插。安排結親。急着山茶過去。



邀請二娘往返數次。只是推辭不赴。原來二娘自從持齋念經。足不出房。又因非雲杳無下落。心下萬分煩惱。怎肯赴席。玉卿心上不安。只得整備一卓素肴。着人送過。將到黃昏左右。已屆良時。便請出婉娘了。音拜了天地。迎入洞房。坐床撒帳。喫過了合巹杯。又向前所赴宴。直至夜分方纔就寢。依舊三個同床。雲雨之歡。未消細說。只可憐二娘嗚咽。一夜不曾合眼。清早起來。取出寸褚。寫不數行。遣人送與玉卿道。

小女之變。想必珠沉璧碎。秋禍患之起。非君而誰。今君衣彩榮旋。桃夭雙慶。真可謂人間之至樂矣。第弱恩豈比烟花之桂英。而情實過之至。若棄如土。梗負心薄倖。則君乃昔日之玉郎也。言念及此。可嘆可恨。玉卿折開看畢。法然泣下。道我豈負心。只為變生不側。無可奈何耳。遂取小牋寫書。回答道。頓接八行使我。心側豈以一第為榮。唯有乞琴之恨。是以數日以來。神竟快。如有所失。



至于小星聊以權操井臼而寸心切怛未嘗  
 傾刻暫忘也何至擬以羹心之魁無乃罪責  
 太甚今雖涖任錢塘必當遣人緝訪慕南料  
 彼家事頗豐豈能遠遁蹤跡俟獲遇兵生則  
 令愛之消息可知矣草草布復幸垂恕亮不  
 宣

寫畢付与山茶送去。回裏役等候已冬。正欲擇  
 吉赴任。忽值李縣尊請宴。又有同年并那親族  
 餞別。遲留數日。然後行。只見官門的進

來稟說。鄧待泉在外。王推辭便令請到  
 後書房相見。不知侍泉此來有何說話。且听下  
 回分解。

婉娘迂到姑蘇。劉與尼菴相近。至于插叙  
 蓮座相會愈奇。



